

砥 柱

□落 林

大江汤汤。潮流在河床和趋势中一刻不停。 也必有回流与逆流——譬如天灾人祸。

譬如一切大于生命抗力的错误认知和虚伪逻辑。 譬如冠状病毒,沿呼吸道或眼角膜入侵

进而感染肺、热烧身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乃至长成一朵恶之花,开在岁末的武汉。

我在地图上凝望可能的传播和影响,也凝望 顽强的意志,在科学的族徽下,聚合成型

迅速浇铸成滥觞与流沙中的砥柱。这砥柱不仅抬高了武汉和湖北的目光,也让一块版图

免遭天空坍塌之虞,众生免受汤浇蚁穴之患。 意志的砥柱,还在上升和坚定着,这让我

在相对闭合的时间里,在不缺食粮的房间里能一再拒绝疲沓和委顿,并拯救自己于孤寂中。

重要的拯救正在江边进行,而我只能致敬! 为全防护的身体、看不清的面容、护士和医生;

也为无辜的感染者、顽强的求生者、以及数以亿计的自觉者、自律者、自控者和自咎者。

武汉有事。我有相同的呼吸和命运。国有砥柱。 我在岸上向砥柱致敬;而潮流奔腾一刻未停。

勇敢的候鸟

□毕子祥

当生活在汉水边的黄鹤 因受到新型冠状病毒侵扰而萎靡不振 我看到无数洁白的天使,勇敢的候鸟 作别留鸟的安逸,作别节日中的天伦之乐 带着神圣的使命 从祖国各地急迫起飞 栖落于黄鹤热切的期盼中 与当地的留鸟麇集在一起 并肩作战 以鹰隼的勇猛、雨燕的敏捷、啄木鸟的专注 把病毒衍生出的病虫逐一消灭 使其在中断营养支撑情况下 皇冠坠地,寂寞消亡

这是一群最为勇敢、逆时而动的候鸟 在公元2020年的初春 属地的亲友们用祈祷编织好了温馨的巢穴 等待着你们平安归来

以梦为马

□薛暮冬

以梦为马。惶恐中踩碎了不远处的星光 华南海鲜市场。泼水难收,把病毒泼在武汉三镇 那冠状的,那蝙蝠们的异教徒,在昏沉的天地之间 裸裎无形无色的原罪。企图消灭武汉,把这里 打造成荒无人烟的地狱。偶或停下来,把嘴 歪向一边,啃啮着颤抖的亡魂,接着抬起鼻子 嗅着更多的生者。它们还在磨砺着短刀

以梦为马。钟南山,你注定成为狙击病毒的最大功臣。你以84岁的高龄,亲临前线尽管你不知道历经多少歧路,才能抵达阳光地带抵达夕阳的前生,抵达怒放的梅花丛但是,南,火也;山,止也。你和火神山雷神山配合到极致。天雷,地火,以及人间之你天地人三才合一,终将终结肆虐的SARI

三

以梦为马。那辆装载空军医疗队的客车如同一辆呈动词状态的教堂。承载着 众生求生的渴望和信仰。以梦为马 追随着车灯。追随这团永不熄灭的光明 我在她的光芒中敲响希望的钟

四

以梦为马。黄鹤楼以水为镜,洗净眉间心上的 忧伤。龟山把肉身从骨骼上一层一层脱下来 投胎成白衣天使,去长春观里摘一束鲜花 赤脚走进那些金银潭等定点医院,悲悯如水 为苦难的患者,脱光今生的高烧和咳嗽

五

然后,天光放亮。我就是那个以梦为马的人在鹦鹉洲,比平安柔软,比微笑轻盈 我甚至一直责问自己,真的有过SARI 真的有过黑暗?而此时,天光早已放亮

天 使

□俌业党

"哪有什么天使 只有从死神手中抢人的人"

是的,她们不是天使 天使的小翅膀,每一次扇动 都是一场美的暴动 它的美,穿越童话之美

疫情严重的武汉 一只蝙蝠的巨大阴影 在祖国的肺部,积怨成仇 本应喜庆的山河 到处都是冠状病毒的洪水猛兽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但你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找不到畏缩、退却、失败的词根 一个坚强的民族,不惧任何挑战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长江两岸,黄河南北 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

她们不是天使 她们也有父母、爱人,兄弟姐妹 有眼泪、狐独、无助 她们与我们一样 爱着人间烟火

她们是真正的天使, 明眸皓齿,长发齐腰 现在,她们是一群视死如归的逆行者 站在抗击冠状病毒的最前沿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用责任、担当、必胜的信念 拒绝与死神和解 那些被她们从魔鬼手中带回阳光下的人 笑容如初

钟南山的眼睛

□李广№

前一刻,你的泪水刚刚拭去 此一时,你的眼睛透出坚毅

装得下天空、大地和海洋 囤集着智慧、责任和信心 坚毅的下巴,紧抿的嘴唇 心底热血呼啦啦朝上泼涌 表达着对中华民族的忠诚

这一双明眸,暗夜里的烛火带来了温暖、明亮和热忱更是宣泄着大义凛然的誓言她聚焦的地方丑恶无法遁形邪恶的虫菌终不能阴谋得逞从不缺席的春天正日夜躜行

去武汉

□夭 夭

除夕,万家团圆的日子, 他们却要离开, 白衣似雪,是冬天里最神圣的风景。 疫情在蔓延…… 隐去姓名,擦掉汗水和泪水,去武汉。

来得这么突然, 防护衣、口罩、消毒、隔离…… 每前进一步,就会离死神更近。 车窗外,他们挥别家人, 他们要去抵挡这人间的惊涛骇浪。

列车,快些,再快些, 去武汉,去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他们两鬓斑白,他们稚气未脱,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一封封请缨书,一张张刚毅的脸, 武汉在告急…… 穿越莽莽群山,抛掉生死, 他们要用血肉之躯点燃武汉明天的朝阳。

驱魔人

□袁传艺

他手持桃枝,以神的姿势去驱赶 一只带毒的魔 他看似铿锵有力,却一路踉踉跄跄 谁也不知道他会倒在何方

花香在风中散开

黑夜长成一条路 他的母亲说,我的孩子 歇息吧歇息吧 他在沉沉的呼吸里 梦见血色和奔流不息的河流 梦见轰隆隆的雷声和树木燃烧的脆裂 亦梦见手中的柳枝 化成霍霍有声的刀 他的父亲说,我的孩子 别怕,别怕 我会给你大海和风帆 让所有人看见月亮和星星 看见灯塔和岸边挥动的手臂 我会给你大地 让所有人看见太阳和彩虹 并听见这世界所有健硕的心跳

> 自古以来,死亡 只是生命的终结 只有他们 把它歌成辉煌

